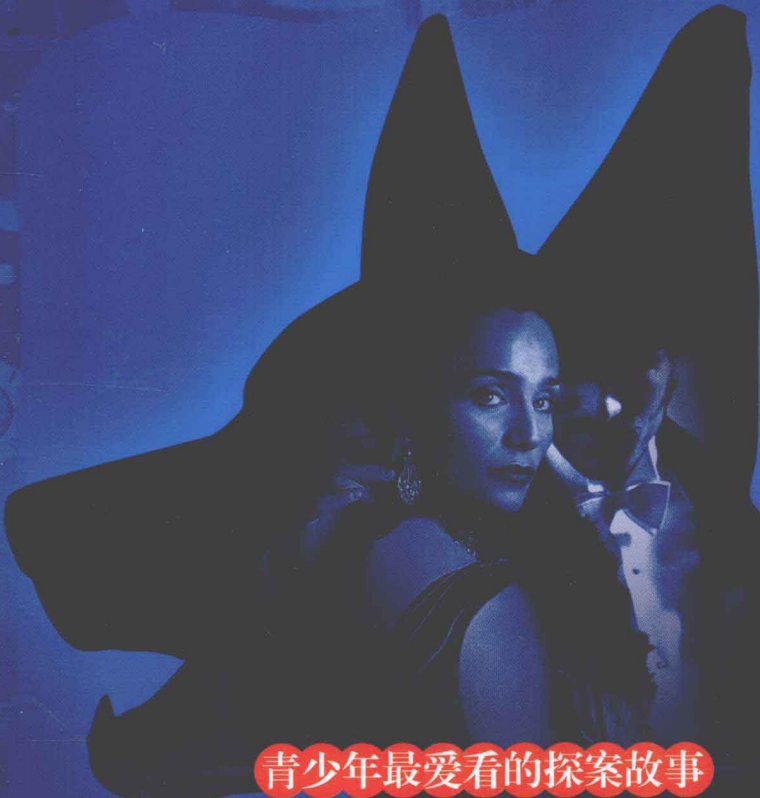




青少年最爱看的探案故事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四签名

BASIKE WELER DE LIQUAN
SIQIANMING

【英】柯南·道尔◎著 叁壹◎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青少年最爱看的探案故事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四签名

BASIKE

QUAN

[英] 柯南·道尔◎著 叁壹◎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四签名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叁壹编译.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68 - 2969 - 5

I. ①巴… II. ①柯… ②叁… III. ①侦探小说 - 英国 - 现代 -
缩写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069 号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四签名

〔英〕柯南·道尔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 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204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68 - 2969 - 5

定价: 19.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http://www.mschs.cn>

发行部电话: 029 - 87262491 传真: 029 - 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目 录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手杖的主人	2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4
神秘兽迹	7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12
线索断了	18
巴斯克维尔庄园	24
斯特普顿	29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37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40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47
山冈上的神秘人	52
沼泽地的惨剧	59
设下陷阱	66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72
前情陈述	78

四 签 名

演绎法的研究	82
案情陈述	87

寻找答案	91
秃子的故事	94
别墅惨案	100
福尔摩斯的判断	105
木桶插曲	111
贝克街侦探小队	119
线索中断	125
凶手的末日	132
阿格拉珠宝	137
神奇的故事	141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手杖的主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有个习惯，除了整夜不眠之外，早晨起来总是很晚。这天早晨，他坐在桌旁吃早餐时，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拿起了头天晚上那位客人遗忘的手杖。这是根用槟榔子木做的既精致又沉重的手杖，顶端有个疙瘩。紧挨顶端下面是一圈宽约一英寸的银箍，上面刻着“赠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詹姆斯·莫提摩，CCH 的朋友们赠”，还刻着“1884 年”。这手杖同旧式的私人医生常用的既庄重又坚固实用的手杖一样。

“华生，你是怎么看它的呢？”

我没想到背对着我坐在桌旁的福尔摩斯，竟会知道我在摆弄手杖。

“你的后脑勺长眼睛了吧，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呢？”

他说：“你瞧，我的眼前放着一把多么亮的镀银咖啡壶。只可惜我们对手杖的主人此行的目的不清楚，你从手杖上看出什么了吗？”

我尽力用他的推理方式想着说：“看得出莫提摩先生是一位功成名就，资格较老的医学界人士，他很受人们敬重。”

“好！说得太好了！”福尔摩斯夸赞着。

“我觉得他出诊时多半是步行的，像是一位乡村医生。”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这根手杖已磕碰得挺厉害，显然他用它走了不少路。”

福尔摩斯点点头。

“另外，这上面还刻着‘CCH 的朋友们’，我猜想，这可能是他曾给当地一个猎人会的会员们做过外科治疗，他们赠送了这根手杖。”

“华生，你进步得真快，我不能不说，你在记录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时，低估了你自己的潜力。我真的由衷地感谢你给我的支持。”福尔摩斯真诚地说。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很是宽慰。

他从我手里拿过手杖，凝神看了几分钟，又用放大镜认真看着。

“看来挺有趣，”他笑着说，“手杖上有一两处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了依据。”

“我说的完全对吗？没漏掉什么吗？”我有些自负地问。

“怎么说呢，华生，并非完全对，我看这根手杖像是一家医院送给这位医生的。他曾从一家城市医院转到乡村去行医，说不定这个礼物是在那时送给

他的，那两个字头‘CC’是放在‘医院’一词之前的，这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查林十字医院’。”

“看来你说的是有可能的。”

“我的看法和你不太一样，他不会是个主任医师，那样他就不会迁到乡村去了。他也可能是个地位稍高于医学院学生的普通医生，年岁不到三十岁，和蔼可亲，又有点马马虎虎，他还有一条比普通猎犬大、比獒犬小的狗。华生，我这样说和你的结论不一样，你不生气吗？”

我有点不相信地笑起来。

他吸了几口烟接着说：“据我的经验看，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贪图名利的人才会放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到你的屋里等了一个小时以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反而留下了自己的手杖。”

我对他的分析默认了，问他：“那狗呢？”

“他的狗时常紧跟它主人的后面，由于这根木杖很重，狗只好咬住它的中央，那上面的牙印看得很清楚。”

他说着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在向楼外突出的窗台前站住了。他的语调里充满了自信：“对，那一定是一只梗犬。”

我好奇地问：“对这一点，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这没什么，我已经看见那只狗正在咱们大门口的台阶上。狗的主人按铃的声音也传了上来。这位詹姆斯·莫提摩医生会向犯罪问题专家请教什么呢？请进！”

走进来的客人出乎我的意料，不像一个典型的乡村医生。他穿的那件干这一行人爱穿的衣服已经很脏了，裤子都磨损了。他长得又高又瘦，鼻子长得像只鸟嘴，两只灰色的眼睛离得很近。他有着贵族般的慈祥风度，可是他的后背有些弯曲，走路时向前探着。他刚进来，眼光落在福尔摩斯拿着的手杖上，他欢呼一声跑过去。“我太高兴了，我都忘了它丢哪里去了，我宁愿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失去这根手杖。”

“我想这是查林十字医院给你的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那里的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哎呀！真糟糕！”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为什么糟糕？”莫提摩医生惊讶地眨着眼睛。

“你把我们几个小小的推论都打乱了。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吗？”

“是的，先生，我成家后就离开了医院。”

歇洛克·福尔摩斯用手势请我们的陌生客人在椅子上坐下，说道：“莫提摩医生，你这次来一定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吧？”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詹姆斯·莫提摩医生说：“是的，我的口袋里有一篇旧手稿，确切地说是1742年写的。”说着，莫提摩医生把它掏了出来。

“这是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交给我的，不幸的是三个月前，他忽然惨死。我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了解他是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强的人。他把这份祖传的家书看得很重，并预感到自己会有那样可悲的结局，结果真的发生了。”

福尔摩斯接过手稿，把它平铺在膝盖上。

看了一会儿，他说：“读起来像是一份记载什么的记叙文。”

“对，是关于一件在巴斯克维尔家族流传的传说。”

“我想你来找我是为了当前重要的事情吧？”

“这事的确太重要了，急切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手稿与这件事联系密切。我把它读给您听听。”接着，莫提摩用高亢而又嘶哑的声音朗读着一个古老而又奇特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事有过许多说法，我写下来的目的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事一定发生过。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直接听我祖父说的。你们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用为前辈们落得的恶果而恐惧，只要自己将来品行端正就可以了。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这座巴斯克维尔庄园本为修果·巴斯克维尔所占用，他是个卑俗粗野、最目无上帝的人。这位修果先生爱上了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在米克摩斯节那天，修果先生趁她父兄不在就和五六个下流的朋友一起把那姑娘抢了回来，关在楼上的一间小屋子里。夜里，修果就和朋友们在楼下围坐着狂欢痛饮起来，楼上那位可怜的姑娘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从窗口出来，攀缘着爬满墙的蔓藤由房檐下面一直爬下去，然后穿过沼泽地直往她家跑去，庄园离她家约有九英里。

“很快，修果离开客人去找那个姑娘时发现笼中之鸟已经逃走了。随后他像中了魔似的冲下楼来，一到饭厅就把大餐桌掀翻了，大嚷大闹道一定要追上那个丫头。那些纵酒狂欢的浪子们被他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大叫着说应当把猎狗都放出去追她，修果便高呼马夫备马，并把犬舍里的狗全都放出去，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狗闻了闻就一窝蜂地轰了出去，这群狗在一片狂吠声中向月光照耀着的沼泽地上狂奔而去。

“过了一会儿，这些浪子们才明白过来，十三个人全体上马追了下去。他们跑了一二英里遇到一个沼泽地里的牧人，得知少女、猎犬还有修果·巴斯克维尔骑着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们继续赶路。可是不久他们就看到那匹黑马嘴里吐着白沫，鞍上没人，缰绳拖在地上。他们感到恐惧极了，但还得继续前进。他们的马匹紧靠着，慢慢地走着，最后终于赶上了那群猎狗，它们竟挤在一条深沟的尽头处，竞相哀鸣，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这帮人勒住了马，大多数人已不敢前进了，只有三个继续向山沟策马走了下去。前面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月光很亮，那因恐惧和疲惫而死的少女躺在空地的中央。修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躺在她的旁边。令他们毛骨悚然的是，站在修果身旁撕扯着他喉咙的那个可怕的东西，样子像猎狗，却比猎狗大得多。正当他们看着那畜生撕扯修果的喉咙时，它突然张开闪亮的眼睛和直流口涎的大嘴向他们转了过来，三个人吓得大叫，急忙拨马逃命。据说其中一个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落了个终身精神失常。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只猎狗的传说。不可否认，在咱家的人里，有的死得突然、凄惨而又神秘。望你们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在夜晚降临时轻易进入沼泽地。”

莫提摩医生读完这篇怪异的记载之后，直望着福尔摩斯，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一张今年5月14日的《德文郡记事报》，是一篇有关几天前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短叙述。”

我们的客人重新放好眼镜，又开始读了起来：

“最近，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之暴卒，使本郡不胜哀悼。他虽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时间不长，但其厚道与慷慨已深得周围群众之敬爱。众所周知，查尔斯爵士曾在南非投机致富，后来带着变卖了的资产返回英伦。有些谣言说他准备重建他的庄园，然而此计划因其本人逝世而中断。查尔斯爵士并无子嗣，他曾公开表示，在他有生之年整个乡区将得到他的资助。他对本地及慈善机构的捐助，本报常有登载。

“验尸结果未能将查尔斯爵士之死亡的相关情况弄清。查尔斯爵士虽有许多财产，但个人生活却很简单。庄园之中的仆人只有博瑞莫夫妇二人。据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詹姆斯·莫提摩证明：查尔斯爵士健康不良，心脏呼吸困难和有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案件实情甚为简单，查尔斯伯爵有一种习惯：每晚在就寝前须沿巴斯克维尔的水松夹道散步。5月4日，他曾声称第二天要去伦敦，并让博瑞莫准备行李。这晚他照常出去散步后，再也没有回来。他的管家博瑞莫连夜出去寻找主人，最后在夹道的尽头发现了他的尸体。有一件尚未澄清的事实是，博

瑞莫说，他主人的足迹在过了通往沼泽地的栅门后就变了样，像是用足尖走路了。查尔斯爵士的身上找不出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但他的面容变形到几乎难以辨认的程度。尸体解剖证明，他是因为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的。法院验尸官呈交了一份与医生证明相符的判断书。另外，如果不能最终消除邻里相传的荒诞故事，再为巴斯克维尔庄园找个住户就很困难了。据了解，爵士最近的亲属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了。据说这位年轻人在美洲。现已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巨额财产。”

莫提摩把报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福尔摩斯先生，这些都是关于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情况。”

“真得感谢您，”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你说的这段新闻包括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这样的。”

“再告诉我一些内幕吧！”他的表情冷静得像个法官。

“这样的话，”莫提摩医生情绪激动起来，“我就会把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公众若是知道了，巴斯克维尔庄园就真没人敢住了。但对于您，我没有理由不彻底地说出来。

“沼泽地上的住户离得近的人交往比较多。我同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就经常见面。他喜欢独处，可是他的病把我们俩拉到了一起，对科学的共同兴趣又使我俩亲近起来。

“在这几个月里，我发觉查尔斯爵士的神经系统已经紧张到极点了。他深信着我读给你的那个传说，一到晚上说什么也不肯到沼泽地上去。他不止一次地问我，在夜间出诊时是否看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有没有听见猎狗的号叫。他说这话时，声调都变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他死亡前三个星期的一个傍晚，我驾马车到他家去，碰巧他正在正厅门前。我站到他面前，发现他极恐怖地盯着我身后。我猛然转过身，看到了一个像大牛犊似的黑东西飞快地跑过去。我陪着他待了一晚，为了解释他所表现的情绪，他就把我刚来的时候读给您听的那篇记载托我保存了。我劝他到伦敦住几个月，他也已经准备5月5日去，可5月4日悲剧就发生了。

“查尔斯爵士暴死的当晚，总管博瑞莫发现以后，立刻派马夫把我接了去。我顺着水松夹道仔细察看了一番，验证了所有在验尸过程中提到过的事实。最后，我又细心地检查了查尔斯爵士的尸体，确实没有任何伤痕。但是在验尸的时候，博瑞莫曾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证明，博瑞莫说在尸体周围地上没有任何痕迹。我却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清晰的足迹。”

“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足迹？”

莫提摩奇怪地望了我们一会儿，声音低得像耳语似的说：“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个极大的猎狗的爪印！”

神秘兽迹

照实说，我听了这些话吓得浑身发抖，医生的声调也变了，他被自己讲述的事情深深激动着。福尔摩斯双目炯炯有神，探着身，颇感兴趣地问：“您看到的那爪印，别人怎么就没见到呢？”

“那爪印离尸体大概有二十码，我想若是我不知道传说中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现它。”

“沼泽地里看羊的狗多吗？”

“有很多，但它不是看羊狗，它大极了。”

“它接近尸体了吗？”

“没有。”

“那个夜晚天气怎么样，下雨了吗？”

“没有下雨，但天气又潮又冷。”

“夹道是什么样的？”

“种着两行密实的水松老树篱，中间有条小路，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约六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被栅门切断了把？”

“是有一处，那是扇对着沼泽地开的栅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开口了。”

“莫提摩医生，请告诉我你所看到的脚印是在小路而不是在草地上吗？”

“是的，脚印是在栅门那一面的路边上。”

“还有一点，栅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的，还上着锁呢。”

“门有多高？”

“四英尺左右。”

“您在栅门上看到什么痕迹了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沙砾地上只有查尔斯爵士的脚印。”

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喊道：“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这个案件会给犯罪专家提供很好的研究机会。唉，莫提摩医生，您怎么不早些时候叫我呢，现在那些痕迹一定被雨水和爱凑热闹的农民的木鞋抹去了。”

“先生，我已向您说明了不愿带您去的原因，而我不想把真相让别人知道。另外，这事让人毫无办法。”

“您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有一点，自从悲剧发生之后，我听到过一些离奇的事情。”

“举个例子说说吧。”

“我知道在这吓人的事情发生之前，有人曾在沼泽地里看到过和巴斯克维尔所说的怪物形状相同的动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一只会发光的大家伙，狰狞得像魔鬼一样，跟传说之中的可怕的猎狗相符。现在，敢在夜晚走过沼泽地的人可真是大胆的了。”

“像您这样具备科学知识的人，也会相信这种神怪的事吗?”

莫提摩医生如实回答：“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福尔摩斯耸耸肩说：“至今为止，我只与人世间的罪恶作斗争，对于要接触万恶的神，可能力不从心了。您说的脚印是实实在在的吧。”

“那只大猎狗凶猛得足以撕碎人的喉咙，它确实像是妖魔。”

“莫提摩医生，您已经想得超乎寻常了，这种看法对查尔斯爵士的死毫无用处。我怎样才能帮助您呢?”

莫提摩医生看了看他的表说：“福尔摩斯先生，查尔斯爵士的侄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将在一个小时零一刻钟内抵达滑铁卢车站，我们该怎么办呢?”

“他是继承人吗?”

“对了，查尔斯爵士死后，我们对这个年轻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一直在加拿大务农。据了解他是个很好的人。”

“有没有别人申请继承财产?”

“没有了，在他的亲属中，我们唯一能追溯到的另一个人就是罗杰·巴斯克维尔了，他是查尔斯爵士的三弟，他是家中的坏种，长得同修果很像。他闹得在英格兰站不住脚了，逃到美洲中部，后来病死在那里。亨利是巴斯克维尔家仅存的子嗣，我想如果查尔斯爵士在死前还来得及说话，他会警告我，不要把这个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人带到这个致命的地方来。我个人对这事很关心，所以才将这案件向您提出来，并征求您的意见。”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说：“简单地说，您认为有一种魔鬼般的力量，使达特沼泽地变得让巴斯克维尔家人无法安居，是吧?”

“有些迹象已经说明是这样的。”

“如果这种神怪的说法肯定的话，这青年人在伦敦就会像在德文郡一样倒霉。一个魔鬼，怎能只会在本地产展魔术呢?”

“福尔摩斯先生，若是您亲身接触到那些事，就不会这么说了。据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青年在德文郡和在伦敦一样安全。他就要到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先生，我建议您接到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后，先不要告诉他这件事。”

“那么，我该怎样做呢?”

“莫提摩医生，如果您能在明天十点钟来找我，您能和亨利·巴斯克维尔

爵士一块来，那对我的未来计划会有所帮助。”

“我一定会这样做。”莫提摩医生带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匆匆走了。当他走到楼梯口时，福尔摩斯又把他叫住了。

“莫提摩医生，再问您一个事，您说在查尔斯爵士死前，曾有几个人在沼泽地里看见过那个鬼怪吗？”

“有三个人看见过。”

“后来又有看见过吗？”

“我还没有听说过。”

“谢谢您，莫提摩医生，走好。”

福尔摩斯带着安静的、内心满足的神情回到座位上，这表示他已找到合乎口味的工作了。他问我：“要出去吗，华生？”

我点了点头，说：“是的，如果留在这儿对你有帮助，我就不出去了。”

“不，我的伙伴，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会求助于你的。这事有些特别，我想在黄昏前一个人将这有趣的案件琢磨一下。你路过布莱雷商店时，让他们送一磅浓烈的板烟来好吗？”

我知道，闭门独处权衡点滴证据或确定重要的线索，对我朋友来说极为重要。因此我就把时间全部消磨在俱乐部里了。直到将近九点钟时，我才又回到贝克街去。

我推开门，见屋里像是着了火似的满是烟，连台灯的灯光都看不清了。透过烟雾，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福尔摩斯穿着睡衣蜷卧在安乐椅中，口里衔着黑色的陶制烟斗，周围放着一卷一卷的纸。我被呛得咳嗽起来。

“冻着了吗，华生？”他说。

“没有，这屋里的烟浓得让人无法忍受。”

“那么，就打开窗户吧！我看得出来，你整天待在俱乐部里吧？”

“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华生，我看你带着轻松愉快的神情，想同你开开心。一位绅士在泥泞的雨天出门，回来后身上仍干干净净，他一定是整天坐着。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对，是很明显。”

“你知道我到哪儿去了？”

“你不是待在这里没动吗？”

“恰好相反，我去德文郡了。”

“你的‘魂灵’去了吧？”

“说得对，我的肉体一直坐在这儿。可我的‘魂灵’已经远远飞走了，我喝掉了两大壶咖啡，抽了许多的烟草。你走了之后，我派人去斯坦佛警局取了绘有沼泽地这一地区的地图，我的‘魂灵’在这张地图上转了一天。我自信对那个地区的道路已很了解了。”

“我想这是张很详细的地图吧?”

“很详细。”他把地图打开后放在膝盖上,“这里就是与我们特别有关系的地区。中间的地方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周围是树林环绕的吗?”

“是的。那条水松夹道虽然没有注明,但一定是沿着这条线伸展下去的。沼泽地在它的右侧。这一小堆房子就是格林盆村,莫提摩医生的住宅就在这里。在半径五英里之内,你看得到,只有很少几座零星散布的房屋。这里就是赖福特庄园。这里有一所注明的房屋,可能就是那个叫斯特普顿的住宅。这里是两家沼泽地的农舍,高陶和弗麦尔。你瞧,在这些分散的各点之间和周围延伸着的凄凉的沼泽地,就是悲剧的发源地,也许由于我们的参与,这儿会发生更多的故事呢。”

“这肯定是个荒无人烟之地。”

“不错,这儿若有魔鬼真想插足人间事情的话……”

“你怎么也倾向于神怪的说法了。”

“魔鬼的代理人说不定是血肉之躯呢?咱们面临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犯罪事实是否发生过;第二,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犯罪,又是怎么进行的?当然啦,若是莫提摩医生顾虑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调查工作就不用进行了。但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咱们再来探索这桩案情。咱们把窗户关上吧,我总觉得浓厚的空气能使人们思想集中,当然我还没有到非钻进箱子里去才能思考的地步。这桩案件,你是怎么想的?”

“白天的时候我想了不少,真是太难琢磨了。”

“这桩案子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它有几个突出的地方。譬如说,那足迹的变化,对这一点,你是怎样看的呢?”

“莫提摩说过,那人在那一段夹道上是用脚尖走路的。”

“他真是个傻瓜,一个人怎会沿着夹道用脚尖走路呢?”

“那该怎样解释呢?”

“他是在拼命地奔跑,在逃命,一直跑到心脏破裂趴在地上死去为止。”

“他为逃避什么才跑的呢?”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种种迹象说明,这人在开始奔跑之前就吓得发疯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

“据我想象,恐惧的原因是来自沼泽地。只有一个吓得魂飞魄散的人才会不向房子而向相反方向跑。他边跑边呼救着,而他所跑的方向根本不能得到救助。他当晚是在等人,为什么他要在水松夹道而不在自己的房间里等人呢?”

“你认为他是在等人吗?”

“那里地面潮湿,夜里又很冷,像他那样身体虚弱年岁又大的人,怎能在

沼泽地站五分钟或十分钟，这是莫提摩医生根据雪茄烟灰得出的结论。你觉得这是自然的事吗？”

“可是他每晚都出去散散步呀！”

“我并不认为他每晚都在通向沼泽地的门前等待。相反，他是在躲避沼泽地的。那天晚上他在那里等过人，第二天他就要到伦敦去。事情已有眉目了，华生，前后变得相符了。轻松一下，请把我的小提琴拿来，明天早晨等着与莫提摩医生和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见面时，再探讨吧。”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我同福尔摩斯早早吃过早餐，等候着客人的到来。我们的委托人比较守时，刚到十点，莫提摩医生就来了，年轻的准男爵跟在他后面。准男爵约有三十岁，长得短小精悍，一双黑眼珠，眉毛浓重，有着一副显得坚强而好斗的面孔。他看上去很结实，上身穿穿着红色苏格兰服装，显出他是个久经风霜、酷爱户外活动的人。同时，他有着沉着自信的绅士风度。

莫提摩医生介绍说：“这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还未等福尔摩斯开口，亨利爵士带着敬意说：“福尔摩斯先生，即使我的朋友没有带我来见你，我自己也会来的。我知道你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了一件如何也想不明白的事。”

“亨利爵士，请坐，您是说到了伦敦后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福尔摩斯先生。若是把它叫做信的话，今早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说着亨利爵士把一张纸放在桌上。

我们探身看去，见是一张质地平常、灰色的信纸。收信地址是“诺桑勃兰旅馆”，字迹凌乱，邮戳盖着“查林十字街”，发信时间为前一天晚上。

“谁知道你要去诺桑勃兰旅馆呢？”福尔摩斯目光敏锐地望着我们的来客。

“没有人知道呀。这是我见到莫提摩医生后才决定的。”

“那么，莫提摩大夫一定是去过那里了吧？”

“没有，”医生说，“我以前和一个朋友住在一块，我们并没有讲过要到这家旅馆去。”

“喏，像是有谁很关心你们的行动。”他从信封里拿出一页叠成四折的信纸。打开后平铺在桌上。信纸中间有一行用印刷品上剪下的铅字贴成的句子，写着：

如果你看重你的生命的价值或还有理性的话，请远离沼泽地。

信纸上，只有“沼泽地”三个字是用墨水写成的。

“如今，”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您会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谁对我的事感兴趣呢？”

“莫提摩大夫，您怎么看这件事呢，您总得承认这封信里绝没有什么奇怪吧。”